中阿含經/卷第 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中阿含經

◀上一卷

卷第四十三

下一卷▶

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三

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

（一六五）根本分別品溫泉林天經第四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王舍城，在竹林迦蘭哆園。

爾時，尊者三彌提亦遊王舍城，住溫泉林。於是，尊者三彌提夜將向旦，從房而出，往詣溫泉，脫衣岸上，入溫泉浴，浴已還出，拭體著衣。

爾時，有一天形體極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將向旦，往詣尊者三彌提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極妙，光明普照於溫泉岸，彼天却住於一面已，白尊者三彌提曰：「比丘！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」

尊者三彌提答彼天曰：「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」尋問彼天：「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」

彼天答曰：「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」

尊者三彌提復問彼天：「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」

彼天答曰：「世尊遊此王舍城，在竹林迦蘭哆園，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比丘！可往面從世尊，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羅帝偈者，有法有義，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。」彼天說如是，稽首尊者三彌提足，繞三匝已，即彼處沒。

於是，尊者三彌提，天沒不久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於今日夜將向旦出房往詣彼溫泉所，脫衣岸上，入溫泉浴，浴已便出，住岸拭身。爾時，有一天形體極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將向旦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極妙，光明普照於溫泉岸。彼天却住於一面已，而白我曰：『比丘！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』我答彼天：『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』我問彼天：『汝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』彼天答曰：『我亦不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』我復問：『誰受持跋地羅帝偈耶？』彼天答曰：『世尊遊此王舍城，住竹林迦蘭哆園，彼受持跋地羅帝偈也。比丘！可往面從世尊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羅帝偈者，有義有法，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當以跋地羅帝偈善受持誦。』彼天說如是，稽首我足，繞三匝已，即彼處沒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三彌提！汝知彼天從何處來？彼天名何耶？」

尊者三彌提答曰：「世尊！我不知彼天從何所來，亦不知名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三彌提！彼天子名正殿，為三十三天軍將。」

於是，尊者三彌提白曰：「世尊！今正是時。善逝！今正是時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者，諸比丘從世尊聞已，當善受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三彌提！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，我當為汝說。」

尊者三彌提白曰：「唯然。」時，諸比丘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

「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作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」

佛說如是，即從座起，入室宴坐。於是，諸比丘便作是念：「諸賢！當知世尊略說此教，不廣分別，即從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「『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作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』」

彼復作是念：「諸賢！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？」彼復作是念：「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，及諸智梵行人，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，諸賢共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請說此義。若尊者大迦旃延為分別者，我等當善受持。」

於是，諸比丘往詣尊者大迦旃延所，共相問訊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尊者大迦旃延！當知世尊略說此教，不廣分別，即從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「『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學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』

「我等便作是念：『諸賢！誰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？』我等復作是念：『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，及諸智梵行人，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。』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。」

尊者大迦旃延告曰：「諸賢！聽我說喻，慧者聞喻則解其義。諸賢！猶如有人欲得求實，為求實故，持斧入林，彼見大樹成根、莖、節、枝、葉、華、實，彼人不觸根、莖、節、實，但觸枝、葉。諸賢所說亦復如是，世尊現在，捨來就我而問此義。所以者何？諸賢！當知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義、是法，法主、法將，說真諦義，現一切義由彼世尊，諸賢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：『世尊！此云何？此何義？』如世尊說者，諸賢等當善受持。」

時，諸比丘白曰：「唯然。尊者大迦旃延！世尊是眼、是智、是義、是法，法主、法將，說真諦義，現一切義由彼世尊，我等往詣世尊所而問此義：『世尊！此云何？此何義？』如世尊說者，我等當善受持。然尊者大迦旃延常為世尊之所稱譽，及諸智梵行人，尊者大迦旃延能廣分別世尊向所略說義。唯願尊者大迦旃延為慈愍故而廣說之。」

尊者大迦旃延告諸比丘：「諸賢等共聽我所說。諸賢！云何比丘念過去耶？諸賢！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、意所念，愛色，欲相應，心樂，捫摸本，本即過去也。彼為過去識欲染著，因識欲染著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念過去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實有意知法可喜、意所念，愛法，欲相應，心樂，捫摸本，本即過去也。彼為過去識欲染著，因識欲染著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念過去。諸賢！如是比丘念過去也。

「諸賢！云何比丘不念過去？諸賢！比丘實有眼知色可喜、意所念，愛色，欲相應，心樂，捫摸本，本即過去也。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，因識不欲染著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念過去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，實有意知法可喜、意所念，愛法，欲相應，

心樂，捫摸本，本即過去也。彼為過去識不欲染著，因識不欲染著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念過去。諸賢！如是比丘不念過去也。

「諸賢！云何比丘願未來耶？諸賢！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識未來者，彼未得欲得，已得心願，因心願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願未來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若有意、法、意識未來者，未得欲得，已得心願，因心願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願未來。諸賢！如是比丘願未來也。

「諸賢！云何比丘不願未來？諸賢！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識未來者，未得不欲得，已得心不願，因心不願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願未來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若有意、法、意識未來者，未得不欲得，已得心不願，因心不願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願未來。諸賢！如是比丘不願未來也。

「諸賢！云何比丘受現在法？諸賢！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識現在者，彼於現在識欲染著，因識欲染著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受現在法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若有意、法、意識現在者，彼於現在識欲染著，因識欲染著已，則便樂彼，因樂彼已，便受現在法。諸賢！如是比丘受現在法也。

「諸賢！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。諸賢！比丘若有眼、色、眼識現在者，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，因識不欲染著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受現在法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。若有意、法、意識現在者，彼於現在識不欲染著，因識不欲染著已，則便不樂彼，因不樂彼已，便不受現在法。諸賢！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。

「諸賢！謂世尊略說此教，不廣分別，即從座起，入室宴坐。

「『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學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』

「此世尊略說，不廣分別，我以此句、以此文廣說如是。諸賢！可往向佛具陳，若如世尊所說義者，諸賢等便可共受持。」

於是，諸比丘聞尊者大迦旃延所說，善受持誦，即從座起，繞尊者大迦旃延三匝而去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向世尊略說此教，不廣分別，即從座起，入室燕坐。尊者大迦旃延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廣說之。」

世尊聞已，嘆曰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法、有義。所以者何？謂師為弟子略說此教，不廣分別，彼弟子以此句、以此文而廣說之，如大迦旃延比丘所說，汝等應當如是受持。所以者何？以說觀義應如是也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溫泉林天經第四竟(二千五百八十字)

（一六六）中阿含根本分別品釋中禪室尊經第五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盧夷強耆遊於釋中，在無事禪室。於是，尊者盧夷強耆夜將向旦，從彼禪室出，在露地禪室蔭中，於繩床上敷尼師檀，結跏趺坐。

爾時，有一天形體極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將向旦，往詣尊者盧夷強耆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極妙，光明普照於其禪室。彼天却住於一面已，白尊者盧夷強耆曰：「比丘！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」

尊者盧夷強耆答彼天曰：「我不受持跋地羅帝偈，亦不受義。」

尋問彼天：「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」

彼天答曰：「我受持跋地羅帝偈，然不受義。」

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：「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？」

彼天答曰：「一時，世尊遊王舍城，住竹林迦蘭哆園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：

「『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學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』

「比丘！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，不受持義。」

尊者盧夷強耆復問彼天：「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」

彼天答曰：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，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比丘！可往面從世尊，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，有義有法，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。」彼天說如是，稽首尊者盧夷強耆足，繞三匝已，即彼處沒。

天沒不久，於是，尊者盧夷強耆在釋中受夏坐訖。過三月已，補治衣竟，攝衣持鉢，往詣舍衛國，展轉進前，至舍衛國，住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盧夷強耆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我一時遊於釋中，在無事禪室。世尊！我於爾時夜將向旦，從彼禪室出，在露地禪室蔭中，於繩床上敷尼師檀，結跏趺坐。爾時，有一天形體極妙，色像巍巍，夜將向旦，來詣我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。彼天色像威神極妙，光明普照於其禪室。彼天却住於一面已，而白我曰：『比丘！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』我答彼天：『不受持跋地羅帝偈，亦不受義。』尋

問彼天：『汝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』彼天答曰：『我受持跋地羅帝偈，然不受義。』我復問天：『云何受持跋地羅帝偈而不受義耶？』天答我曰：『一時，佛遊王舍城，住竹林迦蘭哆園。爾時，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：

「『「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學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不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」』

「『比丘！我如是受持跋地羅帝偈，不受持義也。』我復問天：『誰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』天答我曰：『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，彼受持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比丘！可往面從世尊，善受持誦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所以者何？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，有義有法，為梵行本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族姓者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，當以跋地羅帝偈及其義善受持誦。』彼天說如是，稽首我足，繞三匝已，即彼處沒。」

於是，世尊問尊者盧夷強耆：「汝知彼天從何處來？彼天名何耶？」

尊者盧夷強耆答曰：「世尊！我不知彼天從何處來，亦不知名也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強耆！彼天子名般那，為三十三天軍將。」

彼時，尊者盧夷強耆白曰：「世尊！今正是時。善逝！今正是時。若世尊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者，諸比丘從世尊聞已，當善受持。」

世尊告曰：「強耆！諦聽，善思念之，我當為汝廣說其義。」

尊者盧夷強耆白曰：「唯然。當受教聽。」

佛言：

「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若作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勤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

「強耆！云何比丘念過去耶？若比丘樂過去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過去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念過去也。強耆！云何比丘不念過去？若比丘不樂過去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過去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念過去。強耆！云何比丘願未來耶？若比丘樂未來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未來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願未來也。強耆！云何比丘不願未來？若比丘不樂未來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未來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願未來。

「強耆！云何比丘受現在法？若比丘樂現在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現在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受現在法。強耆！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？若比丘不樂現在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現在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盧夷強耆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釋中禪室尊經第五竟(千五百三十六字)

（一六七）中阿含根本分別品阿難說經第六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，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

爾時，有一比丘過夜平旦，往詣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坐一面，白曰：「世尊！彼尊者阿難為諸比丘夜集講堂，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一比丘：「汝往至阿難比丘所，作如是語：『阿難！世尊呼汝。』」

彼一比丘受世尊教，即從座起，稽首佛足，繞三匝而去，往至尊者阿難所而語曰：「世尊呼尊者阿難！」

尊者阿難即往佛所，稽首作禮，却住一面，世尊問曰：「阿難！汝實為諸比丘夜集講堂，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唯然。」

世尊問曰：「阿難！汝云何為諸比丘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耶？」

尊者阿難即便說曰：

「慎莫念過去，　　亦勿願未來，
過去事已滅，　　未來復未至。
現在所有法，　　彼亦當為思，
念無有堅強，　　慧者覺如是。
為作聖人行，　　孰知愁於死，
我要不會彼，　　大苦災患終。
如是行精進，　　晝夜無懈怠，
是故常當說，　　跋地羅帝偈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念過去耶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有比丘樂過去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過去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念過去也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不念過去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不樂過去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過去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念過去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願未來耶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比丘樂未來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未來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願未來也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不願未來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不樂未來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未來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願未來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受現在法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比丘樂現在色，欲、著、住，樂現在覺、想、行、識，欲、著、住，如是比丘受現在法。」

世尊即復問曰：「阿難！云何比丘不受現在法？」

尊者阿難答曰：「世尊！若比丘不樂現在色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不樂現在覺、想、行、識，不欲、不著、不住，如是比丘不受現在法。世尊！我以如是為諸比丘夜集講堂，說跋地羅帝偈及其義也。」

於是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善哉！善哉！我弟子中有眼、有智、有義、有法。所以者何？謂弟子在師面前如是句、如是文廣說此義，實如阿難比丘所說，汝等應當如是受持。所以者何？此說觀義應如是也。」

佛說如是。尊者阿難及諸比丘，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阿難說經第六竟(七百七十二字)

（一六八）中阿含根本分別品意行經第七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舍衛國，在勝林給孤獨園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今為汝說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，謂分別意行經，如意行生。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時，諸比丘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「云何意行生？若有比丘離欲，離惡不善之法，有覺、有觀，離生喜、樂，得初禪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梵身天中。諸梵身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離生喜、樂，及比丘住此，入初禪，受離生喜、樂，此二離生喜、樂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梵身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覺、觀已息，內靖、一心，無覺、無觀，定生喜、樂，得第二禪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晃昱天中。諸晃昱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定生喜、樂，及比丘住此，入第二禪，受定生喜、樂，此二定生喜、樂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晃昱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離於喜欲，捨無求遊，正念正智而身覺樂，謂聖所說、聖所捨、念、樂住、空，得第三禪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遍淨天中。諸遍淨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無喜樂，及比丘住此，入第三禪，受無喜樂，此二無喜樂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遍淨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樂滅、苦滅，喜、憂本已滅，不苦不樂、捨、念、清淨，得第四禪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果實天中。諸果實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捨、念、清淨樂，及比丘住此，入第四禪，受捨、念、清淨樂，此二捨、念、清淨樂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果實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度一切色想，滅有對想，不念若干想，無量空，是無量空處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無量空處天中、諸無量空處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無量空處想，及比丘住此，受無量空處想，此二無量空處想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無量空處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度無量空處，無量識，是無量識處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無量識處天中。諸無量識處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無量識處想，及比丘住此，受無量識處想，此二無量識處想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無量識處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度無量識處，無所有，是無所有處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無所有處天中。諸無所有處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無所有處想，及比丘住此，受無所有處想，此二無所有處想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無所有處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度一切無所有處想，非有想非無想，是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。彼此定樂欲住，彼此定樂欲住已，必有是處，住彼樂彼，命終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。諸非有想非無想處天者，生彼住彼，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，及比丘住此，受非有想非無想處想，此二想無有差別，二俱等等。所以者何？先此行定，然後生彼，彼此定如是修、如是習、如是廣布，生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，如是意行生。

「復次，比丘度一切非有想非無想處想，知滅身觸成就遊。慧見諸漏盡斷智，彼諸定中，此定說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勝、最妙。猶如因牛有乳，因乳有酪，因酪有生酥，因生酥有熟酥，因熟酥有酥精，酥精者說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最勝、最妙。如是彼諸定中，此定說最第一、最大、最上、最勝、最妙，得此定、依此定、住此定已，不復受生老病死苦，是說苦邊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意行經第七竟(千三百十九字)

（一六九）中阿含根本分別品拘樓瘦無諍經第八(第四分別誦)

我聞如是：

一時，佛遊婆奇瘦劍磨瑟曇拘樓都邑。

爾時，世尊告諸比丘：「我當為汝說法，初妙、中妙、竟亦妙，有義有文，具足清淨，顯現梵行，名分別無諍經。諦聽，諦聽，善思念之。」時，諸比丘受教而聽。

佛言：「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。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。有稱、有譏，有無稱、無譏而為說法。決定於齊，決定知已，所有內樂常求彼也。莫相導說，亦莫面前稱譽，齊限說，莫求齊限，隨國俗法，莫是莫非，此分別無諍經事。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者。此何因說？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是說一邊，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者，是說二邊。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者，因此故說。

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。此何因說？有聖道八支，正見乃至正定，是謂為八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，因此故說。有稱、有譏，有無稱、無譏而為說法者。此何因說？云何為稱？云何為譏，而不說法。若有欲相應與喜樂俱，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。彼知此已，則便自譏。所以者何？欲者，無常、苦、磨滅法，彼知欲無常已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譏。

「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自譏。所以者何？彼沙門、梵志所可畏苦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至信、捨家、無家、學道者，彼沙門、梵志復抱此苦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譏。有結不盡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自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結不盡者，彼有亦不盡。是故彼一切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譏也。有結盡者，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彼知此已，

則便自稱。所以者何？若有結盡者，彼有亦盡，是故彼一切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稱也。

「不求內樂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自譏。所以者何？若有不求內樂者，彼亦不求內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譏也。求於內樂，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自稱。所以者何？若有求內樂者，彼亦求內，是故彼一切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自稱。如是有稱有譏而不說法也，不稱不譏而為說法。

「云何不稱不譏而為說法？若欲相應與喜樂俱，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欲無常、苦、磨滅法，彼知欲無常已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不達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不達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也。

「有結不盡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若有結不盡者，彼有亦不盡，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不達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也。有結盡者，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。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若有結盡者，彼有亦盡，是故彼一切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不達此法，唯無苦法，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也。

「不求內樂，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若不求內樂者，彼亦不求內。是故彼一切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不達此法，唯有苦法，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也。求於內樂，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。彼知此已，則便說法。所以者何？彼不如是說，若有求內樂者，彼亦求內，是故彼一切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不達此法，唯無苦法，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。彼知此已，是故便說法，如是不稱、不譏而為說法，有稱有譏、有無稱無譏而為說法者，因此故說也。

「決定於齊，決定知已，所有內樂當求彼者，此何因說？有樂，非聖樂是凡夫樂，病本、

癰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習、不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不可修也。有樂，是聖樂、無欲樂、離樂、息樂、正覺之樂，無食無生死，可修、可習、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可修也。

「云何有樂，非聖樂是凡夫樂，病本、癰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習、不可廣布，我說於彼不可修也？彼若因五欲功德生喜生樂，此樂非聖樂，是凡夫樂，病本、癰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習、不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不可修。

「云何有樂，是聖樂、無欲樂、離樂、息樂、正覺之樂，無食無生死，可修、可習、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可修耶？若有比丘離欲、離惡不善之法，至得第四禪成就遊。此樂是聖樂、無欲樂、離樂、息樂、正覺之樂，無食無生死，可修、可習、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可修也。決定於齊，決定知已，所有內樂當求彼者，因此故說。

「莫相導說，亦莫面前稱譽者，此何因說？有相導說不真實、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有相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有相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與義相應。於中若有導說不真實、虛妄、無義相應者，此終不可說。於中若有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無義相應者，彼亦當學不說是也。於中若有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義相應者，彼為知時，正智正念，令成就彼，如是面前稱譽，莫相導說，亦莫面前稱譽者，因此故說。

「齊限說，莫不齊限者，此何因說？不齊限說者，煩身，念熹忘，心疲極，聲壞，向智者不自在也。齊限說者，不煩身，念不熹忘，心不疲極，聲不壞，向智者得自在也。齊限說，莫不齊限者，因此故說。

「隨國俗法，莫是莫非者，此何因說？云何隨國俗法？是及非耶？彼彼方、彼彼人間、彼彼事，或說甌，或說[木*墮]，或說杅，或說椀，或說器。如彼彼方、彼彼人間、彼彼事，或說甌，或說[木*墮]，或說杅，或說椀，或說器，彼彼事隨其力，一向說此是真諦，餘者虛妄。如是隨國俗法，是及非也。云何隨國俗法？不是不非耶？彼彼方、彼彼人間、彼彼事，或說甌，或說[木*墮]，或說杅，或說椀，或說器。如彼彼方、彼彼人間、彼彼事，或說甌，或說[木*墮]，或說杅，或說椀，或說器。彼彼事不隨其力，不一向說此是真諦，餘者虛妄。如是隨國俗法，不是不非也。隨國俗法，莫是莫非者，因此故說。

「有諍法、無諍法。云何有諍法？云何無諍法？若欲相應與喜樂俱，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

有諍也。若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於涅槃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有結不盡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有結滅盡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不求內樂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求於內樂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於中若有樂，非聖樂是凡夫樂，病本、癰本、箭刺之本，有食有生死，不可修、不可習、不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不可修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於中若有樂，是聖樂、無欲樂、離樂、息樂、正覺之樂，無食無生死，可修、可習、可廣布，我說於彼則可修也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於中若有導說不真實、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於中若有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無義相應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於中若有導說真實、不虛妄、與義相應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無齊限說者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齊限說者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

「隨國俗法，是及非，此法有諍。以何等故此法有諍？此法有苦、有煩、有熱、有憂慼邪行，是故此法則有諍也。隨國俗法，不是不非，此法無諍。以何等故此法無諍？此法無苦、無煩、無熱、無憂慼正行，是故此法則無諍也。是謂諍法。汝等當知諍法及無諍法，知諍法及無諍法已，棄捨諍法，修習無諍法，汝等當學。」

如是須菩提族姓子以無諍道，於後知法如法。

「知法如真實，　　須菩提說偈，
此行真實空，　　捨此住止息。」

佛說如是。彼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。

拘樓瘦無諍經第八竟(三千一十六字)

中阿含經卷第四十三(九千二百二十三字)(第四分別誦)